

百宋樓藏書志

1加2  
796  
22



門 4 2 特  
編 796  
卷 22



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五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舊抄

本 吳兔牀舊藏

**唐陸龜蒙撰**

自序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

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  
與張搏一作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  
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  
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議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  
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  
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  
下日疾終贈左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  
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唯松陵集盛行笠澤叢  
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  
人之觀覽不若鏤板而傳諸好事庶斯文之不

墜而魯望之名復振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大  
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邨人樊開題

予與 趙荆門同官金陵暇日為予言曩宰松  
陵始末甚悉且喜其景物之美而風俗之尤厚  
也子以其年幸改秩遂承乏焉首詢耆老前此  
為令之有遺愛于民者

且云近趙君愛 牽螯砌驛路自南門  
直北歲夫 壞者子又因名言為君隨

君書言予既修予廢以惠今人  
抑而未伸者子盍念之則

則叢書之闕誤故也且錄示川本

王且併刊之時方困板又縣治弊不能蔽風雨小河久合疏道三橋日朽就頽與凡祠宇館驛類亡具悉甚日督理不暇給日視因循期月君遺書緘紙弊中百

刊修費予既羨君之暇裕而不敏

也乃請學職韓君公君有才其

事以蜀本訂正一千餘字見聞

考證一百餘字餘疑存之

目求予跋語予固不敢故書君諱

善箸字國詔

九月 日三

山王益祥跋

右笠澤叢書五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吳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蓋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于樊開則為文集序朱表則又為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以後不惟士氣萎薊文章亦與時高下

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慷慨論列非  
求知也特已積之厚而發之崇身之窮則言之  
暢也顧其志不能不達于廟朝之崇深又不能  
自暴著于天下四海隱釣在下而山林江海蛟  
鯨蛇虎吞噬肆毒士幾無以容其身先生牛衣  
之所呻吟鶴垤之所歎恨者豈爲流連光景陶  
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而猶存  
故雖一嘔一聲不忘愛君憂國之誠傷今思占  
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又見于六籍之醇  
全則亦何以臻此也直原距先生歿幾五百年

門緒衰落旣爲編毗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  
見之所開沃粗能立于士君子之列私自惟念  
先生旣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經  
術熄故其書不傳今清朝右文旣以書院祀先  
生于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以  
行于世而叢書雖板刻于宋元符間然而蕪沒  
久矣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  
先生之于經術學者旣皆見夫春秋之所討索  
者矣然因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然  
于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一隱淪之

百六十一  
士而已哉奎元仍紀元之五年歲次庚辰七月  
一日十一世孫直原百拜謹題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于道而不悖然後  
無愧于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  
者未有不爲物所勝也夫隨子居衰亂之世仕  
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攷  
古爲事所養者厚故其爲文氣完而志直言辨  
而意深一歸于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  
循于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多舛謬衮旣  
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正刊之于板俾

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于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毘陵朱衮記

吳氏手跋曰笠澤叢書世尠善本也久矣昔王  
阮亭司寇酷愛此書嘗從黃俞邵徵君借抄所  
謂金陵餅肆本也其後又得毛斧季寄本所謂  
都元敬刊本也書皆四卷相傳出自天隨子手  
編都本校黃本不同者惟多王益祥跋少憶白  
菊閑吟二絕句及丙丁二集中篇章前後少異  
耳近時三吳顧氏有刊本紙墨雖精好而亥豕  
舛錯殊甚亦無王益祥跋似從黃本翻雕者予

恒欲訪求善本是正而未果緣飲嘗言郁君陞  
宣收藏抄本最佳秋日因偕過郁君東齋軒借  
得視顧本洵善後有王益祥跋已缺七十餘字  
省其篇章次第似據都本傳錄者但不見南濠  
跋耳校畢復出予拜經樓所有舊人鈔本覆校  
始知前本字句間爲後人率意竄改正復不少  
予此本眞希世之珍也惜阮亭司寇不及見矣  
按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叢書爲甲乙丙丁詩文  
雜編政和中朱袞刊於吳江補遺一卷用蜀本  
增入又云蜀本七卷元符中郫人樊開所序此

本正七卷第八卷補遺又不知出自誰手視  
顧本少古近體詩十二首送小鷄山樵人序及  
樊朱諸人序跋合諸樊序所云八十餘篇者則  
定爲蜀本無疑惜卷尾零落未耜經自散撥去  
芟者以下缺五歌序一首亦缺然而世無都本  
已不知黃本之紕繆若此又孰知尚有蜀本者  
存於今日以佳二本之失屈指自樊氏爲序以  
來已閱六百七十餘載豈非所謂在在處處有  
神物護持者耶本傳云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  
輯褫刊正予重都君之誼就所借本手爲校正

而歸焉夫亦甫里先生之教也乾隆甲午冬日  
海甯州吳騫識

重刊校正笠澤叢書四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何義門校

**唐**平原陸龜蒙撰

何氏手跋曰此冊丙寅歲大人從江右雜書中  
攜歸以其脫誤難讀久置敝篋中己丑適從虞  
山錢氏借得馮已蒼所傳元板佳本因取而改  
竄以示後人使知鈔本之不足据有如此者若  
能細心淨寫一本便自可讀亦不負吾區區儻  
比之意也焯記

又曰此書別有編爲八卷者以自序觀之則此  
四卷者乃舊次八卷分雜著與詩而二之則非  
不類不比矣或謂八卷乃宋刻殆耳學也焯又  
記

吳氏手跋曰按陳振孫云叢書七卷補遺一卷  
乃樊開所序是爲蜀本然則宋刻有四卷者亦  
有八卷者未可盡以爲耳學也騫又記

又曰乾隆丁酉夏日海昌吳騫借錄一過叢書  
至多舛誤予嘗廣求善本互相契勘至此凡七  
校矣常欲別刊一本以救近時江都吳下二刻



乙失未審何時得遂斯願也

甫里先生集二十卷

明刊本

徐興公舊藏

唐笠澤陸龜蒙魯望著

漢而下史錄諸家名集其殘缺不完失滅不可見如歐陽公所歎者不知其幾百氏也方其存時或託之交游授之門人付之孫子豈不欲其必傳傳之必遠要之皆不可必其間方有出于破囊敗度之中幾廢而幸存若子雲不必侯芭太白不必陽冰退之不必李漢子厚不必禹錫千載而後往往不期而得之是豈偶然者甫里

先生之沒去今幾百載矣遺稿所存僅有松陵笠澤二書其詩似陳拾遺其文似元道州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病無旬日生計未嘗暫輟塗竄則其平生所著豈應止爾常以棄珠遺璧爲恨今吳江葉君茵乃作意掇拾而裒益之懇懇勤勤若褚先生之于史記張處度之于沖虛經網羅放失將必有續得而未已者於先生何忠哉先生之亡研墨泚筆者雖穉紫溪翁鹿門子諸賢皆平昔所深交者豈無一人可任此責苟有焉亦不至散軼如此視葉君殊有愧矣

然史稱盧樞李蔚素與善及當國召拜拾遺詔  
方下而先生卒以史考之盧李皆相于乾符元  
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臥病  
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  
之冬攜嘗宰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  
致以進卒爲所擠而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  
可致哉史氏之云若以此爲先生惜者誤矣寶  
祐六年冬十有一月朝請郎直寶謨閣林希逸  
序

陸鉞序 成化丁未

許自昌序 萬曆癸卯

徐氏手跋曰萬曆丙午春范東生見貽興公

李洞詩集二卷 葉石君抄本

**唐**諸王孫李洞才江撰

右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爲詩銅鑄  
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誦其僻澁不賞其奇峭  
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晁公武子止  
題

葉氏手跋曰余家林宗藏書頗精身沒之後盡  
屬雲烟李洞集爲周俊冲所得世傳本止有上

下兩卷今借歸補正兼以鮑溶副本見惠今以李頎張喬刻本酬之時康熙戊申歲秋九月葉

石君識

雲臺編二卷

明嘉靖刊本

**唐**都官郎中鄭谷撰

自序

嚴嵩序

嘉靖乙未

司空表聖一鳴集十卷

舊抄本

**唐**司空圖撰

自序

某氏手跋曰是冊為先君子舊藏本云是前明中葉人手抄但每一展讀竊訝訛字尚多欲覓善本校讐留心訪問數年來竟不可得今秋一書賈持到菜竹堂舊抄表聖文一冊字畫極精雅惜僅存四分之一不為全書卻又過昂其值無力售之因就其所錄者校改一遍勘正數十字已覺賞心悅目未審何時得購完書補成全璧也漫記諸卷端以俟丙戌九月東陽主人元輅韓內翰別集一卷

叢書堂抄本

**唐**翰林學士承旨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

柱國萬年韓偓撰

毛氏手跋曰据列傳云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計有功云字致堯今日致光誤矣胡仔云致元未知孰是自號玉山樵人小字冬郎開成六年進士韓瞻之子李義山與瞻同年偓童時卽席爲詩送之一座盡驚李因贈詩云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關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藝文志載詩一卷香奩集一卷余梓香奩已十餘年矣茲吳魏庵叢書堂抄別集皆天復元年辛酉五月入內庭後詩也自辛酉

迄甲戌凡十有四年往往借自述入直扈從貶斥復除互敘朝廷播遷奸雄纂弒始末歷狀如鏡可補史傳之缺第乙卯丙辰未入翰苑不知知何人混入惜未得慶曆間溫陵所刻致光手書詩帖一訂正耳其亂後依王審知本傳與李晁諸家言之甚詳惟劉克莊謂審知據福唐韓致光乃居南安曷嘗依之乎又見墨林方氏所藏祭裴君文自書唐故官不書梁年號稱其賢于楊風子輩且以宋景文不與表聖同列爲欠事此皆克莊極贊致光不事二姓也若王審知

為閩王始于丁卯卒于乙酉相去十九年致光  
 即匿影于三山九曲之間何損其為李唐遺民  
 耶況朱全忠被刺刀腹出於背瘞以敗擅致光  
 亦可以含笑見昭宗于地下矣當寓沙陽天王  
 院歲餘其詩奚止蘊明一篇若得章僚碑記者  
 其傳外遺事則羣疑渙然冰泮云隱湖毛晉跋  
 於續古草廬

杜荀鶴文集三卷

影寫南宋本

唐杜荀鶴撰

顧雲序

顧氏手跋曰讀書敏求說云余藏九華山人詩  
 是陳解元書棚宋本總名唐風者後得北宋繕  
 乃名杜荀鶴文集而以唐風集三字注于下竊  
 思荀鶴有詩無文何以集名若此殊所不解通  
 考云唐風集十卷更與顧雲撰序刺謬矣此本  
 為虞山毛氏所藏想從北宋本傳錄者與述古  
 繕寫本同出一源而抄手工整雖非影宋已迥  
 勝世俗流傳之本矣澗菴記

唐風集三卷

舊抄本

述古堂舊藏

唐九華山人杜荀鶴撰

顧雲序

元英先生集八卷

舊抄本

唐方干撰

前有元英先生傳

孫郃撰

後有集外

文兩首文獻通考等書十三則

王贊序

乾寧丙辰

唐祕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礪文集十卷

舊抄本

唐徐夬昭夢著

夬裔孫玩序曰文集者八首第五代祖先輩公所撰文也公諱夬字昭夢登唐乾寧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魁天下授祕書省正字先輩時人

推尊之稱也鈞礪乃歸隱適意處號也予嘗觀舊譜載十二代著作佐郎賜紫魚袋師仁公所著文集序云先輩公文字頗多家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卷又于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一卷詩二百五十餘首蓋詳論之既有其序時必有集今皆亡失故常鬱鬱不樂凡對族人惟此不得其文爲憂歎至延祐丁酉歲叔父司訓公于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于巳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不勝欣慰合而寶之後則屢求未能再得泊邇歲塵事稍

息謹述世緒聲跡已詳于譜牒復讀威武軍殿  
中侍御史劉公山甫撰公墓誌銘謂公所著詞  
賦感動鬼神搜括造化又謂悲泣百靈包羅萬  
象明珠無價至道不文窮達理性諷誠澆浮合  
先聖賢之意矣讀之至是愈有所感今則據其  
所得詩賦暫編成卷裝潢類諸譜牒合與族人  
暨諸君子共之可以知吾祖先手澤尚存而流  
衍無窮抑祝厥後子孫勉而求之以增是卷庶  
不負吾故家文獻之烜燿遂書之以爲後之識  
也玩可珍謹識

黃族孫師仁序曰正字諱黃字昭夢按五代史  
閩世家稱正字唐時以進名依王審知仕宦九  
國志列傳正字莆田縣人乾寧初舉進士禮部  
試止戈爲武賦一燭纔盡已孰有破山加點擬  
戍無人之句侍郎李擇覽而奇之是歲釋褐祕  
書省正字歸寧于閩中屬江淮盜蠶起退居延  
壽溪王審知聞之辟居幕下而禮待簡略內不  
能平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  
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慨然有長往之志王廷  
彬刺泉州每同遊賞及陳邨倪曙等賦詩酣酒

百牙栴麻書志 卷一十一  
為樂凡十餘年求還所居嘗被病遣求藥物于  
廷彬答書曰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  
不死何歸蓋舉賦語以戲之竟卒子延壽之別  
墅本朝張丞相齊賢記正字未第時道汴州進  
謁梁祖面賦無雲雨篇立就其斷句云爭表梁  
王造化功大蒙賞遇及解褐東還祖為開宴醉  
中誤觸諱歸館了悟憂在不測複製遊大梁賦  
以獻其略曰客有得意還鄉遊于大梁遇郊垌  
之耆舊問今古之侯王父老曰且說當今休論  
前古昔時之功業誰見今日之聲名有觀中一

聯云遂使千年漢將憑吉夢以神符一眼胡奴  
望英風而膽喪祖曾夢韓信授以兵法胡奴指  
李克用也祖讀至此大悅令軍士傳寫皆諷誦  
之敕字酌一縑不復責前事按崇文總目正字  
賦五卷探龍集一卷題曰偽唐徐某撰正字實  
未嘗仕偽唐也師仁家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  
卷正字自序其後又于蔡君謨家得雅道機要  
一卷又訪于族人及好事者得五言詩并絕句  
合二百五十餘首以類相從為八卷并藏焉正  
字人生幾何賦至今膾炙人口兒童婦女往往



道徐先輩而集有贈渤海高元固詩序云高見訪于閩中言本國得斬蛇賦御溝水賦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爲屏障又自詠詩注云溫陵使宅有圖障二面張林西樓書手作迴文八體詩每一首顛倒讀成八首以此知正字之文不獨行于當時名于後世亦播于異域也然八體迴文詩尋討未獲小說載紅綾餅餤絕句亦不見全其餘碑碣之屬甚眾類皆亡矣豈其賦名特高故他文遂不俱傳歟今觀賤疏頗類玉溪而律詩精練亦不減同時韓致光吳子華

諸人也惜乎遭罹亂世不獲少伸其志其來閩中且有前陂後堰之歎安有爲朱溫所屈哉殆遜言避禍不得不爾也張丞相記頗詳足以附見建炎三年三月序

張氏金吾日前有黃裔孫玩序曰公故有賦五卷探龍集五卷詩二百五十餘首今皆亡失延祐丁酉叔父司訓公于洛如金橋林必載家得詩二百六十餘首復于己亥歲族叔祖道真公遺賦四十篇合而寶之暫編成卷云云則此本蓋玩所重編也缺卷四賦一篇卷五一卷賦十

篇內江歸金陵過驪山樊噲入鴻門隱居以求  
志山暝孤猿吟白衣入翰林雷乃發聲寒賦八  
篇伏讀

欽定全唐文俱有可據以補入并多均田賦衡賦二  
篇爲此本所未載者此本荐藺相如使秦元宗  
御製盧徵君草堂銘陳後主獻詩外舉不避讎  
避世金馬門東陵侯弔蕭何貴以賤爲本管仲  
棄酒叩寂寞以求其音知白守黑爲天下式太  
極生二儀員半千說三陣文王葬枯骨駕幸華  
清宮再幸華清宮卞莊子刺虎鑄百鍊鏡元宗

御注孝經割字刀子福善則虛竹篋子等賦其  
二十一一篇全唐文俱未載殆偶未見此本歟

浣花集十卷 宋刊抄補本

**唐**杜陵韋莊撰

余家兄莊自庚子亂離前凡著歌詩文章數十  
通屬兵火迭興簡編俱墜唯餘口誦者所存無  
幾爾後流離漂泛寓日緣情子期懷舊之辭王  
粲傷時之製或離羣軫慮或反袂興悲四愁九  
愁之文一詠一觴之作迄于癸亥歲久綴僅千  
餘首庚申夏自中諫 辛酉春應聘爲

西蜀奏記明年浣花溪尋得杜工部舊址雖蕪沒已久而柱砥猶存因命芟夷結茅爲一室蓋欲思其人而成其處非敢廣其基構耳藹便因閑日錄兄之藁草中或默記於吟詠者次爲

目之曰浣花集亦杜陵所居之義也餘今之所製則俟爲別錄用繼于右時癸亥年六月九日藹集

黃氏手跋曰此殘宋刻本浣花集四至十卷余友陸子東蘿以青蚨一分得諸閭門外上塘街冷攤特爲持贈余者東蘿初不知爲宋刻本但

云有舊人圖書葉陽生欲就君質之余曰此人余卻知之余將爲言其詳及觀後一無名氏跋而益信余所知之人也近因上津橋葉氏將刊其先世天士所著本事方釋義向余借宋刊許學士本事方因相往還登眉壽堂見爲號有陽生道兄詢悉陽生卽天士之父素精於醫曾治范伏菴太史初生時無穀道一證此書所鈐印卽其人也末跋語云某因病久嗽不愈以此償藥直知向時醫家脈藥相連故云以此償藥直也是書破爛不堪命工粗加整理裝成攜示葉

氏後訥人丰帆輩各幅陽生手批醫書皆云跋語字跡實係陽生公書而康熙乙卯三月去陽生辭世之年庚申尚有六載此跋洵不誣也訥人云陽生公與汪鈍翁有唱酬之作蓋精于詩者一書之微多取印證余喜而筆諸卷端復翁又曰余藏韋莊浣花集向有二本一爲黑格精鈔本一爲藍格舊抄本一爲毛氏影鈔宋本三者之中影抄爲上然得此殘宋刻證之則又在影鈔者上矣蓋書以古刻爲第一一字一句之誤猶可諦視版刻審其誤之由來影鈔則已非

廬山眞面目矧其爲泛泛傳鈔者乎故余佞宋雖殘鱗片甲亦在珍藏勿以不全忽之此冊前缺序目及首三卷若就影鈔本補全誠爲兩美然業無宋刻卽影鈔已失其眞故仍願離之則兩美也欲卒讀者有影鈔本在取而觀之可耳甲戌六月六日復翁補書於第九卷尾以此半葉係裝時補綴非宋版本有雖灰之無傷又曰余家向藏毛氏影宋本浣花集在唐人諸集中取對此此實宋版卷中徵禎玄樹避此四字而玄樹有不盡避者宋板時或有此余初付

裝見者或疑此刻之非宋而妄笑余佞宋之太甚所信未必真然裝成同人傳觀藏書家如周香嚴賞鑒家如陶朗軒皆以余言爲信則誠可信矣佞宋何嘗佞哉

又曰昔何義門學士跋宋刊許渾丁卯集云惜板刻糊塗幸得毛豹孫影寫宋本一一補其缺失差異於不知而妄作者今余收浣花集失其序目及百三卷亦賴影宋本補全卽守義門之意也宋刻出自陸東蘿所贈此屬東蘿影鈔蓋是書始終成於東蘿云丁卯季夏裝復翁記

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卷中有士禮居朱文方印老葦朱文方印

廣成集十二卷 舊抄本

**唐杜光庭撰**

無名氏序曰杜光庭字聖賓號東瀛子或云括蒼人爲時巨儒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遂入道事天台山應夷節嘗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修靜撰集以來歲月緜邈幾將廢隊遂考真誥條例始末故天下羽禰永遠受其賜鄭畋荐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

麟德殿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中和  
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陳七子名休  
復洒然異之披襟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  
子五臟邇遊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象盤礴  
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一日  
忽謂門人曰吾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  
恐不久於世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年八十四  
歲一日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跏坐而化顏色  
溫粹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蜀主王建  
初欲大用之爲張裕所沮賜號廣德先生又欲

優於名秩以爲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  
先生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高麗刊本

唐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誠  
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  
兒往矣勸哉無墮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  
懸刺無違冀諧養志寔得人百之已千之觀光  
六年金名榜尾此時諷詠情性寓物名篇曰賦  
曰詩幾溢箱篋但以童子篆刻壯夫所慚及忝

得魚皆爲棄物尋以浪跡東都筆作飯囊遂有  
賦五首詩一百首雜詩賦三十首其成三篇爾  
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祿厚官閑飽食終日任  
優則學免擲寸陰公私所爲有集五卷益勵爲  
山之志爰標覆篲之名地號中山遂冠其首及  
罷微秩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  
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然洵之汰之  
十無一二敢比披沙見寶粗勝毀瓦畫墁遂勒  
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適當亂離寓食戎幕所謂  
饘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爲目仍以王韶之語

前事可憑雖則偃僂言歸有慙鳧雀旣墾旣耨  
用破情田自惜微勞冀達聖鑒其詩賦表狀等  
集二十八卷隨狀奉進謹進中和六年正月日  
前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金魚袋  
臣崔致遠狀奏

南齊樓藏書志卷七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六

徐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校宋本

**宋**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 李昉撰 李至等祭文挽詞

胡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闡欽明之化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



前宋樞密書元 卷一  
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佩於義方長陶  
烝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  
繫於素業旌閭雖慙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  
家藏稍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  
出江表夙負重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  
皇之顧遇頗爲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  
博辭惟尙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  
公之右涓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嗟伯道之孤沒  
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墻情篤鄉  
閭禮鈞甥姪永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

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葬西山之阿一  
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爲修黃石之祠  
而翰墨罕存難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  
譌數年前故叅知政事陳彭年因臣屢言成臣  
夙志假以全本并茲冠篇乃募工人肇形鏤板  
竹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緜几迴觀願畱於睿覽  
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眞祐德上聖欽明  
仁孝皇帝陛下清衷軫念鴻霈延慈稍迴虞舜  
之綸恩乙東方之牘淪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照臨

其新印徐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冊  
謹隨表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  
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禧元  
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  
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昌既沒文不在於茲平韓起  
有言禮盡見於魯矣故尼丘降異以產民宗闕  
里垂言用爲人極自哲人一往作者多歧則有  
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戰國之際百氏  
沸騰羸秦之餘六經煨燼菁華欲極俎豆無歸

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楊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  
士咸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茲風一扇踰  
數百年唐氏雋又爲多比百王而雖盛文章所  
尚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吏部獨正其非柳柳  
州輔成其事千齡旦暮斯豈誣哉俾大道之將  
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  
冠人倫才爲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  
之徐公矣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鄰畿  
之姿生民之秀滄溟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干星  
植爲行圃英材茂德光映於前修懿範清規儀

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佩觿之初  
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  
通已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  
朝卽就嚴徐之列洎江東內禪文物初興廊廟  
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  
蔡邕歷三臺之選魏之俊士索靖馳二妙之名  
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  
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  
方之綽有餘裕故得觀孔光之樹久奉樞機寓  
荀最之池常參獻皆雖具瞻之重猶未正名而

乃眷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  
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璧早屬  
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  
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  
柏殿重奉宸游項闔貂冠更膺王獎天公慕義  
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李膺交友不異  
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左魯公於  
是贈詩寓彼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  
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替纓陪外藩之  
罇俎語鬼神之事歸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

卧茂陵而長往嗚呼惟公秉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潔白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至若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談其盡善片言違道人知其不爲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誦之者後官劍閣之銘

刊之者明詔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鄰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丘之碑潘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荊州之誅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絲黃金石無以均其雅黼黻元黃不足方其麗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金述十意之人自將焚稿豈獨語其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畱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

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尋祀介丘而降禪若乃  
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  
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卽其人斯志未終大年  
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南文稿撰集未  
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  
中國入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畱草其餘存者  
子壻尙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  
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  
慎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彭年越在幼年  
卽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學以攸同入室之知

方子淵而豈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  
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寔用以冠篇時滄  
化四年七月序

徐公旣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曩祕閣  
吳正儀今翰林隸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  
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  
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寶茲遺集積有歲時  
鏤板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鄧  
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詠等列於左次用垂茂  
寔俾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

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忝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旣沒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寔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繁文集是賴年世屢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公庫鏤板以傳紹興

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跋

徐常侍集三十卷

朱竹垞手抄補足本

東海徐鉉著

盧氏跋曰徐文公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清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意然沖澗

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  
文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  
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  
亦唯其如是故亦無滌泗滄蓄之趣崩雲裂石  
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  
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  
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  
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  
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  
矣東里盧文弨

某氏手跋曰騎省集六冊秀水朱太史故物卷  
中丹黃皆竹翁親自點勘其手錄半帙書法古  
雅較之陋板惡鈔真同霄壤後歸花山馬寒中  
先生甲辰乙巳間南樓圖籍雲散風流予乃得  
而有之覽茲墨妙不勝盛衰今昔之感小山叢  
桂書齋識

河東柳仲塗先生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柳開撰** 門人張景編 前有行狀 張景撰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爲晝  
夜爲寒暑爲變化爲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

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

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得其九十六首編成十五卷命之日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咸平三年夏五月己亥門人張景述



何氏手跋曰河東先生集鈔本多譌謬第十卷  
卷首相仍缺半葉他本遂并失去第二篇矣其  
清先生偶以此本見示其每行字數近古前有  
張景序又止作十五卷因畱之與予家所傳四  
明黃太冲家本又借虞山毛氏所傳叢書堂本  
互勘焉改正添補共二百餘字稍可讀矣此本  
通字皆缺末筆乃避明肅父諱疑亦出于北宋  
刻云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日何焯記  
又跋曰河東先生集陸君其清偶以鈔本見示  
其每行字數近古前有張景序又止作十五卷

因畱而對校初謂兩日可了乃因循作輟遂至  
半月甚矣衰善病且怠於學也其清不輕與人  
通假書籍倦圃竹垞兩先生欲鈔錄其藏本甚  
祕者卽不肯出尋常小書亦必葉數卷數相當  
始得各易所無獨此段於予意尤厚乃識不忘  
焉康熙五十年二月何焯書

河東先生柳仲塗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柳開撰** 門人張景編

張景序 咸平三年

咸平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范仲淹撰 神道碑陰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寇忠愍公詩集三卷 鮑深飲校本

**宋**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贈太傅中書令上

柱國萊國公寇準 **撰** 前有贈諡誥 旌忠

之碑

范雍敘曰混茫之始判而異焉騰為輕清降作重濁著之顯者從其類矣是故三辰晶明委照萬寓風雲飄緲周流八極附於天也培塿成垤

因之原隰潢汗積派隨其窪窳從其地也其間萬物悉由稟焉若稟之清者飛則為鸞鳳鵬鸚走則為麒麟駟駁茂則為芝蘭菝芷植則為松桂筠篁引而伸之不可勝數人為物之靈也是以得乎輕清則為賢為聖為明為哲為君仁而睿為臣正而肅為父慈而溫為子恭而順發為事業則惠愛同濟聰敏純慤形於文章則典切淵奧鴻博麗正斯蓋出乎異稟忠愍公所謂輕清之降靈焉其鍾體質也溫粹莊厲和氣襲物其立臣節也端亮平直英風可尙其施政教也

寬簡明裕視民如傷其爲文章也優贍微婉屬意綿密尤工於詩曲盡風雅藻思宏逸峻格高遠因興發詠必根於理得騷人之旨趣焉故所成篇詠膾炙眾口傳寫寶秘恨不多得鴻筆奧學靡不欽嘆故樞相文康卽公之婿實有道之士焉志公之墓序初知巴東曰詩家者流目爲寇巴東以方前代羅江東趙渭南也錄公警策之篇若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等句又謂公之爲詩必本風騷之旨而以感傷爲主嘗爲江南春二絕其一曰波

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其二曰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人曰少貴無不足者其摠詞綺靡可也氣焰可也惟不當含悽爾今而思之迺莫年遷謫流落不歸之意詩人感物固非偶然時以爲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約公之爲詩多有此意又如聞杜宇云曾爲深冤無處雪長年江上哭青春平林雨歇殘陽后愁殺天涯去國人此非先詠南行之事乎公平昔酷愛王右丞韋

蘇州詩吟詠斯則過矣雍頃爲公倅常從遊讌多聞其得意之句情思閑雅聽之忘倦隨錄簡牘才數十篇今守三城會監軍趙侯臨卽公之中表也日與遊接時道公詩因請於公家盡錄昔所存紀得二百餘篇并前之所錄不在此數者及謫官後趙公所記共二百四十首類而第之分爲上中下三卷其餘流落無復求購懼歲久磨滅因序以成編此第言公之詩也若大節賢行則有追謚詔旨存焉亦錄於集首俾閱卷者不獨仰騷雅之道爾

道州介乎湖南廣西之兩間江山迴合秀潤所鍾風俗淳厚其民尊賢樂善爲兩路甲自昔聞人如陽亢宗元次山呂溫薛伯高等相繼爲州刺史邦人榮之經數百年至今祠事不忘也次山嘗節度荆南又經略容管等八州矣然世必曰元道州而獨道州祠堂在焉丞相萊國公以元勳大德厯事太宗真宗二帝膏澤滲漉衣被天下方其盛時出入將相雄藩鉅鎮分閫授節濟民利物隨在周治莫年遷謫始至道州其在道州也躊躇退縮卷而藏之固無向時之施設

也然百餘年間求其遺跡而諸鎮之客館皆已墟矣唯道州有寇公樓尙繪公像事之豈非尊賢樂善之俗然乎宣和壬寅次翁受命假守既至拜公像凜凜若見其人方且朝夕磨勵取公師法施之郡政顧樓久不葺迺命工易棖桷之腐朽者完甃砌之頽闕者飾墜牓之漫漶者既煥然一新矣又得公詩三卷凡二百四十篇爲校正其訛錯鏤板傳久且公之事業焜耀竹帛與日月爭光非待詩而後傳也蓋以慰邦人無窮之思而么麼趨趨亦庶幾託公詩以不朽乎

宣和五年十二月朔濟南王次翁序

萊公兩朝大臣勲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勲業有以揜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冊表裏典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道也公清才雅韻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淳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士以至立朝退處歡愉逸樂激烈憤惋無不並見於詩太原范伯純始收錄篇什分爲三卷春陵得之尤其後也

蓋公晚年遷謫嘗至春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  
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篇之傳家白不一  
焉逮宣和間王公次翁來茲曳組景仰前修因  
取舊集刊版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春陵  
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惇亦卽舊板重加  
刊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者復且過半數適  
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真復  
命校正鳩工一新焉昔白居易謂劉禹錫之詩  
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一文人徒以句韻之  
工識者奇之尚且如此況公文章所在當如何

哉吾又知自有不可得而漫滅者存焉爾隆興  
改元七月日長樂辛敦書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  
太宗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  
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  
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寔大於  
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輩  
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

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爲文有三代風蓋其光明碩大之學尊王庇民之道英華發外而經奇典雅得以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體若聲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爲宋廣平梅

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摭傳記僅爲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刊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爲公年譜亦加刪次別爲一卷尙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爲十二卷其會粹訂證寔屬之尉曹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叅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岩祠堂記項平庵北峰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張詠撰

郭森卿題辭

楊大年先生武夷新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楊億撰

予咸平戊戌歲九月受詔知栢蒼郡逮十有二月戊子拙始達治所凡再更年籥復朝于京師未半載入西臺掌誥命迄景德三祀龍集丙午仲冬之七日被召入翰林會庚戌詔書許百執事以旬休出沐頗燕居多暇因取十年來詩筆條次爲二十編目之曰武夷新集蓋山林之士

不忘維桑之情雕篆之文竊懷敝帚之愛命題之意良在是也予亦厲精爲學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潤思覲作者之壺奧而志力淺局襟靈底滯大懼夫絕臙於龍文之鼎傷吻於蟻封之埒非不勉也恐致敗焉亦由鳧鶴之質自然胡能損益薑桂之性素定豈可變遷鴻麗之客當見恕矣輒將假詞大手序以冠篇又慮其相先與進掩瑕溢美刻畫無鹽祇足益其陋穿鑿混沌彌以喪其真故不避乎厚顏聊爰筆以自述云耳時丁未歲十月晦日翰林學士朝散大



夫行左司諫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事柱國  
號略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億  
序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明影宋本 沈辨之舊藏

**宋王禹偁撰**

涪化二年歲在辛卯禹偁王 州

團練副使至道二年乙未歲 士黜

守滁上得尚書工部郎中明年十二月移知廣

陵又明年三月 今上嗣位復以

刑部郎中入西掖咸平二年守本官知齊安郡

年四十有六髮白目昏居常多病大懼沒世而  
名不稱矣因閱平生所為文散失焚弃之外類  
而第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周易筮之遇乾  
乾下三乾上之小畜三乾下三乾上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  
不息是禹偁修辭立誠守道行己之義也小畜  
之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說者曰  
未能行其施故可懿文而已是禹偁位不能行  
道文可以飾身也集曰小畜不其然乎咸平三  
年十二月晦日太原王禹偁序  
內翰王公以文章道義被遇太宗皇帝視草北

門代言西掖眷接優隆聲望最重咸謂咫尺黃閣矣偶坐事左遷咸平初來守齊安在郡政化孚洽容與暇景作竹樓無愠齋睡足軒以玩意邦人沐浴恩惠爲繪像立祠東坡居士嘗親拜其下歷歲滋久經涉兵盜無一存者風範歇絕音徽眇然良可太息平生撰著極富有手編文集三十卷名曰小畜集其文簡易醇質得古作者之體往往好事得之者珍祕不傳以故人多未見虞卿假守于此追訪舊址躊躇增慨想見其人思欲以次興葺而鈍拙無能救過不贍輒

且先其大者因以家笥所藏小畜集八本更加點勘鳩工鏤板以廣其傳庶與四方學者共之紹興丁卯皇上祀紫壇之明年六月庚申歷陽沈虞卿書

黃州契勘諸路州軍間有印書籍去處竊見王黃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後學所在未曾開板今得舊本計壹拾陸萬叁仟捌佰肆拾捌字檢准紹興令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除依上條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冊計肆佰叁

拾貳板合用紙墨工價下印書紙并副板肆伯肆拾捌張表背碧青紙壹拾壹張大紙捌張共錢貳伯陸拾文足賃板機墨錢伍伯文足裝印工食錢肆伯叁拾文足除印書紙外共計壹貫壹伯叁拾陸文足見成出賣每部價錢伍貫文省右具如前紹興十七年七月 日

校正承節郎光黃州巡轄馬遞鋪周郁 校正左從政郎司理叅軍李儼 校正右從政郎錄事叅軍李彬 校正左從政郎州學教授梅守卓 監雕造右文林郎軍事推官宗亞昌 監

雕造右文林郎軍事判官王傑 右朝奉郎通判軍州事胡焯 左朝散大夫權知軍州事沈虞卿

某氏手跋曰王黃州抄小畜集在歲避寇城中得之沈辨之氏乙卯七月也近潛坤子借觀先與前三冊今復避寇入城潛坤過訪談及復索後三冊特歸取來燈下閱之忽憶卯秋不覺十年矣光陰迅速一事無成爲之三嘆題此以紀歲月時嘉靖乙丑四月廿九日岳西道人復初書于栩栩齋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明影宋抄本

**宋**王禹偁元之撰

沈虞卿序 紹興丁卯

自序 咸平三年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張紹仁校宋本

**宋**王禹偁撰

自序 咸平三年

沈虞卿序 紹興丁卯

張氏紹仁手跋曰宋槧小畜集舊藏沈辨之野竹齋卷首又有惠松崖印殘本今在黃蕘翁百

宋一厘第十二卷全九葉第十三卷全七葉第

十四卷存九葉闕第九葉第十五卷全十葉第

十六卷存十五葉缺第十三至十五三葉第十

八卷存十葉闕第一至七七葉第十九卷存十

四葉闕十五十六二葉第二十卷全十六葉第

二十一卷全十七葉二十二卷全十七葉二十

三卷全十五葉二十四卷存十葉缺十一至末

三葉宋刊存一百四十九葉餘缺卷缺葉皆吾

研齋補鈔

予少時得元之詩文數篇讀而善之銳欲見其

全集遍覓不可得既知有板梓于黃州託其州人覓之又不得去歲入長安從相國葉進卿先生借得內府宋本疾讀數過甚快因鈔而藏之今學為詩者未能窺此老藩籬而動彈射宋人至不遺餘力此與以耳食者何以異悲夫萬厯庚戌三月望日晉安後學謝肇淛敬跋

案吾研齋補鈔本後有此跋想呂氏之所祖即出於謝在杭本耳因錄于右以備溯源之考據云訶盒居士記

伯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七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宋刊本 沈澐之舊藏

**宋王禹偁**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

凡七卷又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

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迹志必資于言較于  
事爲其寔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以  
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謹論見信于時主遺  
風餘烈不泯于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尙書刑  
部郎中贈禮部尙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  
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  
相畢文簡公爲唱酬之友及策名從事中書令  
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旣已知名命召試  
中書宸筆賜題詔臣寮和御製雪詩序卷篇稱  
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

以寵異之端拱二年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  
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天下一日侍燕  
瓊林宣至膝前願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士獨  
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  
非盡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  
不爲入則以告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  
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屬之然而襟抱冲夷  
鋒氣高邁直躬行已不爲時屈上知其然使宰  
執喻旨戒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己三坐  
去官皆以直道因作二都賦以見志有不屈

于道百謫何虧之句此其見于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胡內侵邊警未艾公援漢文君單于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于時京畿旱亢奏省乘輿服御暨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奉願以已先稍贖尸素之罪章聖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爲請復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于時宜有裨朝論未

幾臨潢講和平夏封策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詰深純得裁成制置之體冊命莊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劘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誦贊誦義專比興雖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迹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旣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于是位則經國

致君之業必大施于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  
壽不及知命官止于省郎卒不得究其懷蘊此  
所以發而爲文章著見于後者也公之亾也天  
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比嗣子加言擢祥符  
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祿其親  
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閱  
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  
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  
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  
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于是矣公之屬稿晚

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  
懿文德而欲己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  
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缺文一卷並行于  
世而遺編墜簡尙多散落集賢君購尋哀類又  
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  
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學舊史前言  
往行多得其詳見詒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  
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倫于鄙俚國初  
屢有作者留意變風而習尙難移未能復雅至  
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經枝派于百氏斥



浮偽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于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繫公爲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閥振其絕業傳于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遑歟案此宋刊宋印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卷中有辨之印白文方印沈與文印方印吳郡沈與文白文方印姑餘山人白文方印沈辨之印白文方印堃竹齋白文方印卷六末葉有沈辨之手書嘉靖二年閏四月廿二日野竹齋裱完十五字

王黃州小畜外集七卷

影寫宋刊本 丁月湖舊藏

**宋王禹偁撰**

蘇頌序

重編西湖林和靖先生詩集四卷

明刊本

**宋林逋撰** 姚江陳贄編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耳覽之悵然姑蘇老農書

林處士詩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庭堅

和靖臨終詩其卒章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

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韻安得不清  
妙也秦觀題

和靖先生孤風凜凜可聞而不可見尙可得而  
見者有詩存焉耳是邦泯然無傳豈不爲缺典  
哉因得舊本訪其遺逸且與題識而附益之刊  
置漕廨庶幾尙友之意云紹興壬子七月旣望  
龜溪沈誥書

河南穆先生文集三卷遺事一卷

舊抄本

**宋**河南穆修伯長著范陽祖無擇擇之編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

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子之術道曾  
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教臯謂  
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  
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  
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  
大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  
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  
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  
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益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

近於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爲師不  
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己一變至道  
邇其承傳爰有端緒 云銀關闢書售與有  
力焉予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  
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椿得參軍之  
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貢進士張  
淡吳倫校之不鄙謂予可記歲月深推會友輔  
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  
熙丁未孟秋旣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祖無擇序曰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

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爲君子道有用舍文有  
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文也君子不  
以其命之窮而輟于爲道道之不行而不廢于  
學文故雖身厄于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繇此  
也河南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  
名廣場中真宗封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  
明行修公實在其選越三年就銓調補泰州司  
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憚忌卒  
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逢恩徙穎蔡二州爲文學  
掾卒不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于家如公可

謂命之窮道之不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  
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舍諸仁義以爲質平  
時所見于簡策始者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  
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  
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  
多詩一十二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  
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爲三  
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  
修閣中序

鉅鹿東觀集十卷

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揆**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  
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點而化之流爲章句  
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爲尙風雅者不以金石爲  
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而已非所謂者  
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勝之逸才故未能臻極  
于淵闕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  
心孤高植性沖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  
毛友義朋仁世稀與比自卯及長善於詩筆每  
敘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方體圓動能破的故

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特變遇事  
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  
人間傳諸海外真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  
才宏辨者知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  
誕由分陝法輅所幸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  
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  
凡遇景遣興迭爲誦唱每筒遞往還則馳無遠  
邇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  
未及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  
祕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蠲以公徭其光遇

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綴益部載歷邵陰憩  
止之辰追訪郊墅噫岩亭索寞淒涼此時竹樹  
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在  
有令息閑尤增素尚綽有父風能琴外亦酷於  
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零落外以  
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凡  
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序述欲使乎先  
君之道之行彬蔚而不泯耳余既往知生不當  
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  
作局爲東觀因取諸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

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苑兵馬鈐轄薛田述

晏元獻遺文一卷 舊抄本

宋晏殊撰

胡亦堂序

春卿遺稿一卷 舊抄本

宋禮部侍郎蔣堂撰 附傳

蔣璜跋 天啟元年

武溪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工部尚書充集賢院學士贈尚書左僕射累

贈少師諡襄公余靖 **撰**

周源序曰夫性之相近其得也深文之叅尚其體不一甘辛互嗜華質異好其所由來尚矣尚書余公之才長於應變文亦如之不名一體初舉進士天禧天聖之間文尚華侈公以詞章鼓行名場取高第與尹師魯應拔萃科公又為冠穆伯長歐陽永叔起文復古公亦變體棄華取質以道理相交與歐陽蔡諸公埒名價當時公卿士大夫碑碣銘誌亭館記引道釋觀寺撰述不得公文為不孝不可四方礮谷鑿辭聲相聞

晚節芸殖不落積原涵深益工邃密公侗儻負  
氣節以功業爲已任以文章怙職麗正落落不  
常范文正以直言貶逐遠郡公以章球解忤權  
貴奪職監筠州商稅仁宗慶曆中攬治邇英復  
置諫官四員公與歐陽蔡公並命益奮不顧爭  
扞權倖溢於文辭知制誥使北戎者三究機會  
辨方言賦詩虜庭惟少文者作丞相忌公座習  
蕃語出知吉州不快意奪官屏居曲江凡六年  
遊山水益自肆於文學起知虔州宅父憂蠻獠  
儂智高閉形穴中積年蓄銳兵一日乘虛擣十

餘州公以農兵扞鄉里州將以公方略聞於朝  
起公於家知潭州未幾經略嶺西制賊盜公以  
輕兵蹕番禺城下料賊勢獨上言賊無他志止  
欲復舊穴爾寬朝廷南顧憂遂與狄宣徽青孫  
密諫汚以兵邀歸路賊兵精甚逆戰歸仁舖我  
軍出左右翼橫絕賊陣以鉄槌擊之盡殪獨其  
首竄窟穴兵馳其地脅特磨酋豪誅智高并擒  
母子以獻戮于藁街磨桂崖爲文築京觀于邕  
作記以旌武功志與氣兩雄故觀公之文可以  
知其武矣復鎮潭帥青與廣聲張實副才大取

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三  
二  
忌官止八座不登三事文不化成儒效不極賢  
人君子所以爲之齋咨痛惜矣嗣子尚書屯田  
員外郎仲荀編公遺藁得古律詩一百二十碑  
誌記五十議論箴碣表五十三制誥九十八判  
五十五表狀啟七十五祭文六凡二十卷泣而  
謂源曰先人知君深常五薦君於朝得君文及  
書必命別藏巾篋序先人集非君而誰源不敢  
辭而爲序云

景祐歲范文正公貶不以罪大臣肆忿臺諫緘  
默余公歐陽公交章辯論義氣所激非爲利也

既連坐竄逐後復中以奇翫果有利心肯爲是  
耶是舉也有東漢李杜之風賴時清明不成黨  
錮之旤文忠公著朋黨論意有規於後也卒不  
能採紹聖崇寧之橫流至使故家遺俗流風善  
政掃蕩無餘而胡虜之變作矣事之微漸甚可  
畏也主上中興更張改紀歲無虛日收燼起廢  
士氣振復然窺間投隙挾舊圖新者尙可懼也  
嗚呼以今視昔何但前車之戒耶公聲與歐陽  
公同時豈晚進敢議如辨堯舜之謚號攷秦漢  
之興亾以儒爲正以釋爲權皆後學所當知者



寓意賦詠欲嶺上置關籍簡官吏行李之往來  
以辨清濁凡宜施於今日屬除日賜告獲閱一  
過訂正謬誤數十字因書於後紹興丁巳隸川  
韓璜題

正濬序 成化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明正德刊本

宋忠獻魏王韓琦著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  
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待

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  
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  
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  
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  
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  
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  
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  
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  
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  
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

百六十七  
卷一  
三  
寔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期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卽位踰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

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夷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祿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

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  
方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才興功利而臣欲循  
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  
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  
程瑀書

曾大有序 正德九年

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二卷遺事一卷  
明萬曆刊本

宋司徒太師侍中上柱國尚書令忠獻魏王韓  
琦著

程瑀序

郭樸跋 萬曆丁亥

張應登跋 萬曆丁亥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  
宋乾道刊本

**宋范仲淹撰**

蘇軾序 元祐四年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  
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  
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  
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

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寔可以經世而出治垂  
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  
之然是邦寔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  
處誠缺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  
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  
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  
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  
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旣望  
邵武俞翊謹識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

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  
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  
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  
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  
本丹陽集叅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  
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尙有舛誤更俟後  
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  
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朝奉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  
鈞 朝請大夫知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

事趙旧檄

朱子跋

案此南宋乾道中饒州路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綦煥跋後有嘉定壬申仲夏重修一行蓋宋乾道刊本淳熙補刻嘉定又修補也元天歷刊本卽從此出行欵皆同惟字體有方圓之別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長印季振宜印朱文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校

趙坦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趙氏手跋曰嘉慶乙亥冬十月嘉興朱友鶴先生出此本見示坦以王漁洋校定本互校並有譌脫皆傳寫者之過今審其文義兩通者並存之焯然誤者抹去之脫者補之疑者訂於上方脫誤差少庶幾善本云受業趙坦識

又曰此本似從南宋刊本錄出故韓國華墓誌銘中構字闕而不書注云今上御名構爲南宋高宗諱也附錄一卷當出自明人手行歐陽文

忠公乞與尹構一官狀不諱構字亦一謬也校畢并識

又曰河南集文獻通考載二十卷直齋書目載二十二卷另有書判二卷今此集分二十七卷載攷四庫館書目亦二十七卷范文正公原序作二十七卷則知分合多寡之間古今本自不同也

河南先生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徂徠文集二十卷 明抄本

**宋徂徠石介守道撰**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香引 宏治十二年

廣源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陶邕州小集一卷 勞季言校本

**宋永州陶弼商翁撰**

祖英集二卷 舊抄本

宋釋重顯撰

師之形言也且異乎陽春白雪碧雲清風者也夫大圭不琢貴乎天真至言不文尚於理實乃世之衡鑑豈智識而擬議哉師自戾止翠峰雪竇以來或先覺乘指點因而詠之或感興懷別貽贈之作固亦多矣其有好道者並錄而囊之一日總輯成二百二十首乃寫呈師師曰余偶興而作寧存於本不許行焉禪者應曰乃祖闡千載之芳烈也勿輕舍諸師察其慤志勉弗獲已抑而從之文政幸侍座機輒述序引用識歲

時炎宋天聖十年孟陬月謹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

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  
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  
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  
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  
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  
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  
之時也于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  
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  
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  
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以公文見之然公事

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  
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  
援據該詳而本于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  
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  
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  
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古技之書無不探其  
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  
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  
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  
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



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表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王蓮涇舊藏

**宋蘇頌撰**

汪藻序

紹興九年

百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八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宋刊本

**宋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  
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  
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  
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

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濩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羸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鷲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寔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

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旣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

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事三朝鬱爲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寔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

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哀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綱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

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  
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  
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往而蒙累朝之眷特深  
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卽世踰五十年遭  
遇聖主因覽薦士章藁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  
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願丐一言以發明之綱  
義不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  
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  
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  
託儒以爲姦者而况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

周公之才之美諡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  
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  
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寔推  
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  
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  
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  
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  
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尙書右司郎中累  
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  
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寔封一千四百  
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穎之郡齋俾睡次  
第年譜以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  
夫壯志晚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睡謹承命  
恭考三朝寔錄暨文集行狀墓誌家譜諸書參  
校有可據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皇宋龍集辛  
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  
仕郎睡謹拜手記

案此紹興三十年重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

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擴字缺筆避靈  
宗嫌名當是紹興刻而寧宗時修補者字畫道  
勁是南宋槧之精者目錄第四有贈刻縣過項  
秘丞頊字不作缺筆字竟注神宗廟諱四字據  
李忠定序是集爲紹夫所輯刻于紹興五年不  
應獨于神宗廟諱注字蓋據藁本也或据此以  
爲北宋刊則謬矣卷中有拜經樓吳氏藏書朱  
文方印

古靈先生集二十五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陳寔撰

李綱序

陳晔跋

青社黃先生伐檀集二卷

明刊本

**宋黃庶著**

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輒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旣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邵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

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藁草得數百篇覽初省未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竄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焉題之曰伐檀集且識其愧然其性嗜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時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曾伯祖康州使君與曾祖給事俱高祖朝散大夫之子康州生太史太史嘗刻大孤山宿趙屯二詩跋云先大夫平生刻意於詩語法類皆如此然世無知音小子不肖晚而學詩懼微言之或絕故刻諸星子灣以俟來哲今家藏伐檀集間多少作文厄於兵火之變是以傳本尙未見于世紹興中我從兄吏部諱然將潛畿內嘗欲盡刊我先世諸書皆未果犖偶茲承乏於五十餘年之後謹以是集鈔而傳之非敢曰成我從兄之志而太史微言或絕之懼尙幾不泯焉嘉

定二年秋九月望諸孫朝散郎直顯謨閣西浙路轉運判官犖謹書

曾伯祖康州使君伐檀集蓋平生著述之一僅存于煨燼中字畫傳錄不無小誤屢加參考復得館閣藏本更相訂正但古律詩間存參錯不敢以己意更定而雜文上下又多不以類相從意是作序之後續作或不專用歲月先後爲次悉從其舊亦疑以傳疑之意云諸孫犖謹識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 明天順刊本

**宋司馬光撰**



公出於去聖數千載之後其公忠直亮根于性  
質之自然非勉而中思而得者見於脩身踐言  
則孝悌忠信雖蠻貊而可行在屋漏而不愧至  
其施諸政事則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而發爲文章則探陰陽造化之蹟以豐其源躬  
仁義禮樂之實以沃其膏酌聖賢出處之  
厲其  
古今因革之變以博其施非徒載之  
也是文也君天下得之足以鑒興衰通治  
體公卿大夫得之足以勸忠嘉盡臣節士庶人  
得之足以檢身厲行爲君子之歸以至山顛水

涯幽人放客得之則浩歌流詠斟酌厭飮隨取  
隨足夫丹青可淪而公之文不可朽金石可磨  
而公之文不可磷山可摧澤可涸而公之文愈  
久愈新垂  
而無窮也公又嘗著資治通鑑備  
論前世君臣善否之蹟與其理亂興亡之政別  
爲一書公非有意於立文者然將以鼓吹六經  
羽翼名教則肆筆爲言不約而成章古語曰木  
有文而水有波雖有更之無奈之何韓子曰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昔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  
子閔王道之無傳也公立朝大節輔相勳庸凜

百外林所書元  
卷一  
票在人耳目公雖云亡斯文未喪學者傳誦非徒得其言得其書而已文集凡八十卷爲二十八門其間詩賦章奏制誥表啟雜文書傳無所不備劉隨序

趙清獻公文集十卷目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山房舊藏

紅葉

**宋趙抃撰**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玉自講厦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埃歆傾揚然不自安顧雖倥偬亟遣葺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

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邊遠旣息頗諷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爲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旣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軼以補足之刊成益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孚也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卽而察之則無以異於

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爲乎凡所  
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  
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  
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  
濂溪爲僚而有間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  
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  
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  
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  
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教法未  
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

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  
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序

嘗聞山岳鍾秀天產英彥作名臣爲鉅公維持  
世教輔毗王化矧邦家之光迺天下之福也惟  
賢人君子德符鳳麟非一朝一夕易爲之有良  
由百千年間一二人焉予忝臺檄循察省治覈  
實憲蹟由浙歷閩海道輶過太末郡郡乃清獻  
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屹立臺端讜言正操確  
乎其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奪諫必納劾必黜泰  
彰臣道日新君德雖憲秩移牧寬猛濟事予宿

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庠手閱簡集奏狀等  
篇如雪寃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獄精論明  
辨斥宣徽王拱宸之辱命釋繫婦以安外寇納  
歐陽以充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他如抨彈  
權幸誅鋤強悍摘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  
厲若雷霆宜哉公以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  
內同聲亦以斯道與公宜哉公在熙豐間正色  
立朝匡君利世雖斯文之召觀公之子帆請隧  
碑銘于朝哲宗嘉歎骨鯁敢言之氣以愛直名  
其碑偉哉功烈俾千載之下端人正士起敬起

慕夫死生予奪固人主之柄安危利病實臺察  
之係吁後之司言秩者聞鐵面之名挹蓮峰之  
青不覺凜然嗚呼山嶽精英鳳麟禎瑞不知何  
年鍾秀孚凝而復出斯人也耶時至治首元仲  
冬二十又六日蒙古晉人僧家奴鈞元卿書

楊準序

嘉靖壬戌

閻鐸序

成化七年

案每卷有衢州府西安縣某某校刊一行

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年譜一卷外集三卷

刊本

祖無擇序曰孔子沒千有餘祀斯文衰敝其間作者孟軻荀卿賈誼董仲舒楊雄王通之徒異代相望而不能興衰球敝者位不得而志不行也苟得位以行其志則三代之風吾知其必復嗟乎秦漢以來禮樂則不爲而任刑以毆其民將納於治適所以亂之也歷世寢久皆謂天下當如是以致治而不治者時耳故有奪筆舌爲章句卒不及於禮樂者末哉文也盱江李泰伯其有孟軻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

宋李觀撰

憤疾斯文衰敝曰墜地已甚誰其拯之於是夙夜討論文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兼明乎當世之務悉著于篇且又歎曰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師以文求通于天子乃舉茂才異等得召第一旣而試于有司有司黜之嗚呼豈有司之過邪其泰伯之命邪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而命則否邪亦將位得志行後有時邪吾不得而知已泰伯退居之明年類其文藁第爲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無擇且屬爲序無擇旣受之讀之期月不休善乎文

武周公孔子之遺文舊制與夫當世之務言之  
備矣務學君子可不景行於斯慶歷三年冬至  
日序

金氏文集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金君卿撰

金氏文集故尚書度支郎中金公之文也公諱  
君卿字正叔少穎悟善屬文康定中文正范公  
出守鄱陽延致門館議論縱橫聞望卓著踰冠  
舉進士登甲科治五經尤長於易嘗撰易說易  
箋自謂可以起諸儒之膏肓清輔嗣之耳目者

矣仁宗時公以便親調官江左最爲疎遠屢上  
封章極言利病卽毀其奏藁故今傳者十無一  
二也知制誥曾子固嘗誌先府君諫議墓以爲  
公能以才自起於貧賤欲以所爲爲天下慨然  
有志者也至和中公上封事乞建國根本此人  
所未敢言者公不畏逆鱗之怒而引文景光明  
故事以言之此足見公之志也公所至之地興  
修學校教導諸生自公之暇常爲詩篇言詞絢  
美文格清新有韓柳之風焉故所進仁宗輓詞  
五篇翰苑中編爲卷首所作賦詩尤爲藻麗文

正公嘗榜公賦於郡庠以爲格式詳議法律皆  
主平恕銘誅傳序公正不欺時人稱公有良史  
之才也神宗更立法度以底於治故公受命出  
使皆兼數職奉行制詔綽有條理熙寧中降敕  
書獎諭曰爾使於遠方盡瘁乃事推我新令爲  
天下先此又足見其匡君澤物之用心也公以  
憂勤成疾享年不永噫倘使公遭遇其時居卿  
相之任則澄清天下未易量也臨川江君明仲  
學出於公而不忘公善誘之力求公遺藁十得  
其一編成十五卷號金氏文集以臨嘗參佐於

公實知公之所存惠然見借誦讀再四如覲其  
顏采命筆爲序庶幾垂信於後世俾觀公之文  
卽知公之所存也遠矣公之登科入仕治已化  
民備於墓碑今吏部侍郎彭公資器之所作也  
載於集後元祐六年五月日序富臨撰

都官文集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舜俞撰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爲第一方是時令舉  
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復中是選故令舉之文

百  
一  
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  
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爲公卿可平步至也  
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又移宰越之山陰  
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  
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  
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穴穿古今抽索  
秘粹嚼英咀華攬秀哀芳日有所爲月有所增  
沈涵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爲侔而下顧  
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  
豐之間修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

徵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罔不興凡朝廷之所  
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  
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  
舉一逢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  
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  
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  
談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  
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  
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  
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



百宋樓藏書元 卷一 四  
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  
以爲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  
爲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  
仁義宋慳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爲不若說  
以仁義爲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  
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  
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  
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尙也自天子王  
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  
矣然豈尙辭哉自建武以還迄於梁陳之間綴

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鞏悅則辭非不  
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完闕然於道何取焉  
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  
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  
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  
稱於輩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  
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  
廢蓋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  
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牾取爵位之人  
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七十四  
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提  
取撫仕者公方宰山陰旣嘗中大科例以秩滿  
登館閣小忍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  
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  
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  
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  
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  
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漢之舉賢良方  
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  
懼修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爲之則不爲無益

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祕閣中者乃得奏對  
於大廷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  
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復不得以聞直言  
爲可惜也令舉之卒若干年而其壻周君開祖  
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序開祖有學問  
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幸而纂其遺文欲以傳於  
後世而顧以見委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  
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  
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  
爲第一於知獎爲最深者旣惜其才之不遇又

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畧云蔣之奇序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鑄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

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亦足以詠性情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鑄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抱負素已不羣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樞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公旣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一  
而得秘丞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而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

曾子都官以慶歷六年賈榜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實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爲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躡從班未知兢懼以保

門戶先考刪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僚屬尙多差舛每以愧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年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加讐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我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曾孫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

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附錄二卷

明刊本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沈邁

邁字注御名同

音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

軍高布重校兼監雕一條

鄭溪集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獬撰

本朝鄭獬為人俊邁不羣舉進士第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院修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獬上疏曰臣竊觀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忠言然臣愚未知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因災異舉應故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無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繁叢委至而陛下以一日萬幾之餘未能周覽亦不過如平時章

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政體者則下中書屬兵機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以下羣官司及郡邑卒無所施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所爲應故事者等且以臣所見請宜選官置屬令專掌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殿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羣言得而眾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出知荆南府神宗卽位除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擢宰相富弼在

告遂除擢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府徙青州以疾提舉鴻慶宮卒右內相鄭公毅夫鄭溪集五十卷公之才行出處具見誌銘焞假守安陸得公集讀之其氣節高邁議論精確可考不誣於論緩州見其計深慮遠於論毀譽見其居寵思危若夫辨楊繪救祖無擇則特立不詭隨蓋曉然矣昔孔文舉謂盛孝章要是天下有名人如公之聲名赫然於世固不在孝章下而臨事實用復表表如是者使天假之年究其施設當如何哉安陸公鄉里而公之文集不傳爲郡者得

無惡乎乃嗇公帑之用刊而真諸校官將俾此  
邦人士知鄉之先達所立如此因以勸慕興起  
其於風教抑有補云淳熙丙辰秋七月郡守建  
康秦炳書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明刊本

**宋韋驥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

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藁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參議  
攜往別塾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  
歲月寢遠復有亡逸以隳先志謹命工鋟木於  
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

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  
謹題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舊抄本

**宋韋驥撰**

韋能定跋

